

趙恭毅公自治官書類集

趙恭毅公自治官書卷之十三目次

長沙何祖柱蒐輯

批詳

吏政類

批藩司詳實張二珍等印結由

批藩司詳實會同縣典吏印結由

批藩司詳實召募吏攢歐陽世誠等印結由

戶政類

批藩司鹽道會詳衡永寶三府鹽價由

批藩司鹽道詳行鹽各條由

批鹽道詳覆平江縣查獲顏定玉鹽包由

批驛鹽道詳商人吳鼎和等請給水程由

批攸縣詳賣額銷引鹽水程由

批藩司臬司鹽道詳請嚴武仰二屬私鹽由

批藩司鹽道詳覆衛永寶三府行銷鹽價由

批鹽道詳三府民主崇善等呈禁鹽商祖經平重由

批驛鹽詳戴冲斗等控鹽價賄增由

批鹽道詳鹽商並無各衙門陋規甘結由

批衡陽縣詳覆十月以後因何不照長沙鹽價減

價由

批武岡州詳閏三月鹽價由

批驛鹽道詳祁陽縣賫運鹽水程由

批藩司鹽道會詳長沙鹽價照漢實價由

批某縣詳商人運鹽從無水程繳官 奏銷由

批藩司驛鹽道詳陳學達告三府鹽價由

批鹽道詳攸縣湯音上彭咸有一案由

批鹽道詳攸縣顏泰先等一案由

批藩司鹽道會詳長沙撤關月餘鹽價日增由

批藩司鹽道詳辰關徵鹽木商稅派引由

批藩司鹽道詳辰州府分派鹽引由

批鄧縣詳請 題謝蠲免錢糧由

批藩司詳安化縣呈倉穀散置累民由

批衡山縣詳倉穀折銀就地買貯由

批藩司詳倉穀出糶秋成買足由

批武陵縣詳倉穀現貯免取職名由

批藩司詳善化縣沈介發銀折穀由

批湘潭縣詳倉穀寬俟秋還更換借領由

批藩司詳岳州府倉穀未經親盤由

批藩司詳周羽奇借欠倉穀由

批藩司詳興寧縣全借倉穀照數追補由

批藩司詳長沙府盤城倉穀詳揭互異由

批華容縣詳盤查平江縣倉穀由

批藩司詳倉穀勒限全完由

批安化縣詳成公玉控倉穀賠累由

批藩司詳桃源縣散鹽勒穀由

批藩司詳煮賑借支倉穀來年買補由

批益陽縣詳里民挾借倉穀由

批岳同知詳煮粥賑饑由

批都司詳岳州衛水災由

批藩司錄報督院批報災勒限催督勘具題由

批寧縣詳請出借倉穀由

批藩司詳李際庸勒收紅簿由

批常德府詳武陵縣混將被災蠲免按戶扣減由

批藩司詳辰谿縣被災動賑由

批藩司詳杜士光妄報旱災由

批藩司詳衡陽縣賑濟一月少筭一日由

批荊州府詳王侃並無財產在荊由

批藩司詳衡州府盤查桂陽縣倉穀由

批藩司詳岳州府造石門縣虧空冊違例由

批寶慶府詳蔡令虧空倉穀由

批藩司詳寧鄉縣曹令虧空倉穀折銀由

批湘潭縣縣丞章讚詳騙俸不遂由

批藩司詳解寶慶府換文經承由

批零陵縣詳覆舖司控扣尅工食由

批驛鹽道詳攸縣病故張介未完耗銀由

批藩司詳周啟朝控欺隱荒糧由

批藩司詳衡陽縣墾弁羅躍等缺墾田請寬網察
由

批辰沅靖道詳保靖司彭澤虹占冲角營田畝由
批祁陽縣詳田地編區由

批藩司詳衡山縣紳衿譚尙箴等請廢甲編區由
批衡陽縣詳廢甲編區由

批衡陽縣詳覆廢甲編區由

批衡陽縣詳局書飛酒由

批衡陽縣詳許受鄉均糧跳越派費由

批長沙府詳長沙縣四十六年實徵冊由

批長沙府詳湘潭縣荒缺案內並無加荒由

批藩司詳覆保靖司彭澤虹買淨角營田由

批衡陽縣詳朱顯廷夾帶跳糧由

批衡陽縣詳汪天一等飛酒糧石由

批藩司詳長沙縣王暹權掌攤糧由

批湘鄉縣彭上壽隱墾由

批藩司詳鄧縣田畝秋收請勘丈由

批藩司詳益陽縣荒蕪田地塘由

批寧鄉縣詳謝世測加荒派費由

批藩司詳喻體元一案由

批藩司詳黔陽民欺隱學田由

批藩司詳太陽屯田請豁減由

批祁陽縣詳廢甲編區由

批祁陽縣詳復廢甲編區由

批道州詳議優免雜差由

批藩司詳資各屬墨刻由

批藩司詳安鄉縣優免由

批藩司詳進表箋銀應酌畫一由

批藩司詳長嶺捐幫知府表箋銀兩由

批藩司詳王天祐等濫派由

批藩司詳各官俸工耗羨不敷捐四十五年俸食

填還由

批長沙縣詳鋪設墊用請飭清解由

批桂陽州詳請大湊山白鉛淘洗由

批藩司詳桂陽州民劉璣希私開大湊山由

批藩臬二司詳岑國瑞私開禁礦由

批藩司詳宋純漢懸坐六里苗民秋糧由

批長沙府詳魯武控范璞謀占由

批湘陰縣詳鄒彭二姓爭產由

批縣詳吳奇玉僧願慧爭田由

批藩司詳易燦武控何偉公等占田割禾由

批永州府詳劣衿強佔田

批長沙縣詳彭宣輝告饒自昭占田由

批常德府詳劉玳瑞告青帝中宣霸舖田由

趙恭毅公自治官書類集卷之十三

長沙

批詳

吏政類

批藩司詳賡張二珍等印結由

如詳給照查府縣廳衙各有分別縣佐稱衙猶府佐之
稱廳也本都院當年作縣令凡縣丞關移皆稱卑衙或
偶稱敝衙從無僭稱廳者近來世事日偷微員益肆縣
佐及府首領等官俱不屑稱衙而稱廳不思此輩以廳

自治官書類集

卷十三

批詳

張三珍

會同與吏

一

一

襄陵堂

自居將置同知通判於何等乎豈同知通判亦可不屑
稱廳而別有各位乎抑同知通判縣丞皆可混稱廳而
漫無分別乎沈文英之無知不足責但此風一長上司
視爲無甚關係而置之不問則么麼得志足高氣揚更
將何底君子必先正名難以姑縱仰該司嚴加通飭取
各遵依報查繳

批藩司詳賚會同縣典吏印結由

攢典之設原以供役衙門年滿考職卽古昔府吏胥徒
之制也乃湖南積弊不過捏名領照欺罔出身本都院

現在查追各衙門十二名咨部革除餘可以類推矣
據詳張世祖等俱十六歲此等乳臭如何供役明係積
弊相沿希圖月濫仰再嚴查確覆核奪繳結發還

批藩司詳實召募吏攢歐陽世誠等印結由

如詳給照着役劉允慧以武岡人而充邵陽吏攢不合
結發還餘存核繳

戶政類

批藩司鹽道會詳衡永寶三府鹽價由

據詳該商呈明願照長沙府四月以前賣鹽之價革減
規例水腳衡州府賣一錢四分五厘內減去九厘一毫
永州府賣一錢五分五厘內減去九厘寶慶府賣一錢
六分一厘內減去七厘等情除減數已經減定無庸更
爲淡求但衡府賣一錢四分五厘永府賣一錢五分五
厘寶慶賣一錢六分一厘亦就四月言之耳長沙鹽價
未可概以一錢一分三厘爲定則三府鹽價豈能概以

一錢四分五厘與一錢五分五厘及一錢六分一厘爲定今不合商開四月以前三府鹽價除去長沙鹽價若干三府較長沙每包多用銀若干開明數目畫一通行終屬含糊究歸弊混仰布政司會同驛鹽道仍遵前批查照四月以前商開各鹽價確行核筭三府較長沙每包各該多用銀若干今照議革減外三府較長沙每包每包實多用銀若干此後毋論鹽價多寡總以長沙之鹽價照三府按數加出多用之銀爲三府之鹽價則鹽價雖時有低昂而三府較長沙多用之銀數自有一定

庶幾明白了當無可游移不致暗肆增添再勤案牘亦
不負該司道今日一番苦心也無厭瑣屑毋苦煩勞三
府生靈實嘉賴之竝切切繳

批藩司鹽道詳行鹽各條由

據詳各條具見悉心籌畫共匡不逮查酌定起止日期
應以四月十五日爲止截美從前引鹽數目造報自四
月十六日起令各商遵照於水程內填註發賣州縣鹽
包數目其文到之後所經過遲到引鹽雖在未定期以
前水程內未會填註明晰者本販即將現往行銷州縣

自行填明水程送驗仍記明白漢鎮行鹽日期以便分別查對毋得藉端混冒致難稽查又經過地方原飭驗明打截自應與行銷州縣一體細查鹽包方可申報該印官務必親身盤驗或以公事殷繁臨時委派如有怠忽徇縱及措勒需索等弊仍惟印官是問至水程數外多出鹽一包卽以私鹽論其水程與行銷州縣不符者應以私鹽一例治罪餘俱如詳議仰速通行飭遵均毋陽奉陰違干咎未便繳

此鹽道詳覆平江縣查獲顏定玉鹽包由

詳釋什例總以引之有無定罪之輕重故有引官鹽轉
於別境犯界貨賣及典販官司引鹽不及三千斤在奉
行鹽地方雖越府省者俱不以私鹽科罪而鹽引相離
者雖客商販賣有引官鹽卽用私鹽法是必執持有引
方謂之有引官鹽及官私引鹽明矣今日水程旣與引
目相表裏如該道所云雖無水程猶是商人中納自淮
起運經批驗所掣摺解細之後皆爲有引官鹽則今日
商賈無水程之鹽孰非自淮起運若以並無水程之鹽
猶可謂之有引官鹽則官引不許相離之律可廢而湖

南所謂私鹽私行者不知如何而後謂之私鹽矣顏定
玉以湘陰地方之鹽售於平江使其持有水程自應照
有引官鹽犯界貨賣之條杖百入官今以炭易鹽雖與
食戶零買無異自無給與水程朕既無水程又行越境
欲援有引官鹽犯界貨賣之律其可乎惟念鹽包無幾
非屬小販似可從寬姑照前擬發落嗣後不得據此爲
例致滋違犯其賣鹽雖有水程而與行銷州縣不符者
如詳分別定擬仰併移藩司一體知照繳

批驛鹽道詳商人吳 equal 等請給水程由

據詳 鹽院領發三府循環簿扇註明各州縣額銷引
數稽核完欠而不及五府州可見綱商與食商不同等
語查三府與四府原各不同而其利便因亦各異四府
之所利在於水程不填州縣而三府前呈則以爲不便
四府之所利在於行銷不拘引鹽儘數販賣隨地發賣
而三府則以爲不便是四府通融之說固卽三府之所
爲不便者也本都院暨該司道之所設法稽查嚴行禁
止者亦以三府之所爲不便者也今該道據四府商人
之請水程則不填州縣行銷則不拘額引凡三府商人

之所爲不便者無不悉舉而復之其稍存前意者惟水
陸每張分填百包一節耳但百包字樣原不過聽商販
自填而商販遇盤查之處則不得已而避填者有之其
不盤查之處則以一張影射千包或數百包亦未可定
更以此留利不填水程照張運盤俱歸三府附近行私
之處既無州縣可辨又無額引可查列艦聯帆莫能究
諸聚數十萬額引無定之鹽以待千百無賴之徒羣起
爭利走私如鶩其不盡入於三府也幾希如是而曰安
化之藍田湘鄉之永豐仍宜嚴加查禁是猶潰隄決防

而欲水之不趨於下流也其可得乎且蓋田禾豐從前
寧不查禁而率不能過絕者由於來路太廣則去路自
多今不能斷其來路而僅責之不相關痛癢不能抵拒
之寥寥數乃兵幾捕役以杜其去路卽曰查禁亦猶前
日之具文耳明知無益而姑言之亦可已矣總之四府
之通融原無碍於三府第四府商人名雖曰通融於四
府之中實則欲通融於四府之外通融於四府之中則
四府之官不累考成而商遂蒙其利通融於四府之外
則三府之官既累考成而商亦受其病仰該道會同布

政司查照三府商人原呈通加酌發務不失按本寨源
之意妥議詳明核奪其四月以前各州縣鹽包水程卽
該道亦有徵到數目可查如詳飭免造冊繳

批攸縣詳資額銷引鹽水程由

癸未綱運銷額鹽應否於正月筭起以七十一張水程
運鹽五萬四千一百八十七包其水程違例填註多包
因何竟不詳查又照千包十張筭則應有存剩水程四
百七十一張卽可堪射私鹽四萬七千餘包該地方通
同賣放顯有情弊仰驛鹽道嚴查併經承解訊繳

批藩司臬司鹽道詳請嚴武邵二屬私鹽由

四府之商商也三府之商亦商也分地既有不同辦課
各有專責則鹽包自不得彼此混銷前准 前鹽院囑
咨稱衡永寶商人課則屢飭輪徵不前鹽則疏銷漫無
確數概行湖南驛鹽道併發術環印簿發衡永寶州縣
以稽完欠等語是三府州縣之考成最嚴無非爲三府
之私販目橫又據三府商人汪興益等呈稱四府正商
皆任漢鎮而運銷口岸多係水販其水程內既不填註
縣名復不拘定額引聽其儘數發賣亦聽其隨地發賣

遂將四府之鹽濫運永豐藍田兩鎮勾通彼地大國轉
集三府奸梟構黨與販絡繹不絕因同係淮商包索無
別攬入三府莫辨官私公帑挾戶買食捕役不敢巡拿
是淮私之害較之粵私爲尤甚若不披瀝疾苦卽額領
法將必課逋商逃有司既累考成地方更滋隱害至四
府食淮州縣銷引俱有定額苟或多運攬賣卽係越境
私鹽如安湘兩縣額引已足卽行禁止毋許濫運以清
販源等情食呈前來念商有三府四府之殊其爲銷引
裕課則一若日擊三府之壅滯而不急爲疏通非法之

不也但四府之鹽多運於三府附近之州縣則多運之
鹽卽爲販私之利故欲四府之鹽不行於三府則三府
附近之州縣不得不一爲稽查使官鹽不踰額而多聚
私鹽不越境而橫行況水程千包千張原屬舊例而註
明行鹽州縣亦照依鹽院頒發口岸冊而行並無不
利四府商人之處而四府商人必欲攘臂而爭是誠何
心再延准鹽院咨稱淮商運銷額引湖廣省十二府
固有定數而分銷各口岸惟其引銷課祿並不拘定地
方是以額引稍運統註湖廣省聽其通融等語查口岸

冊間載州縣應銷鹽引數日年年不一是行銷之多寡
地方之通融已於口并冊內斟酌悉嘗久經 鹽院洞
徹無遺矣今卽再爲通融亦止爲湖南四府湖北八府
而言並不通融於湖南三府且亦止通融於定數之內
而並非通融於定數之外則稽查三府附近之州縣原
無碍於四府之商人而善化以南數縣除安湘二邑外
卽不定行鹽之額數亦何妨註明行鹽之州縣以杜影
射販私之弊該司道不加詳釋遂張皇而莫知所措
誤矣仰布政司會同按察司驛鹽道連查照前據開准

鹽院原咨確議通詳咨覆 鹽院併 督部院至該司
道前詳嚴緝粵私已經通飭其添兵巡緝已批毋庸另
議致滋煩擾併即一體遵照行緝

批藩司鹽道詳覆衡永寶三府行銷鹽價出

如詳飭遵併候給示曉諭但法有盡而弊無窮今各縣
減價實則租輕戕重地方官全不覺察通同虐民取利
洵可痛恨一經訪實斷不輕貸仰該司道速即嚴飭繳
批鹽道詳三府民王崇等呈禁鹽商租輕平重

由

撤店歸漢誠爲永便但商人決不肯行而姑爲撤店歸漢之詞以謝衆怒地方官亦不肯行而謬爲撤店歸漢之詳以市虛恩若欲實實撤歸則如該道詳據各商所稱又明係阻撓矣本都院革除本衙門陋規捐江水以監心亦可無慚百姓何難於此事目昧爲之但恐一發而必無濟及絕後舉之機耳姑存此公案以識予政應作何分飭本都院亦無顏饒舌惟該道酌行之繼

批驛鹽詳載冲斗等控鹽價暗增由

一查一覆該道之事畢矣但據寶慶府詳鹽商供稱奉

核定鹽價一錢五分四厘今因疏銷不及猶減七厘發
賣而該府體訪時價與供無異等語查寶慶府鹽每包
一錢五分四厘除去長沙一錢一分三厘實多用銀四
分一厘但長沙鹽價未可概以一錢一分三厘爲定故
前據該司道詳稱寶慶府每包實多用銀四分一厘嗣
後總以長沙時價之貴賤挾加此多用之數爲定準等
語甚爲明確可據今查長沙鹽價據長善兩縣報稱夏
秋二季每包俱係一錢五厘按加四分一厘之水腳亦
止應一錢四分六厘耳乃該府稱猶減七厘已明賣一
自治官書

卷三

批詳

鹽價增並無規則

土

懷策堂

錢四分七厘矣已照按加之數多賣一厘矣該府不究
其一厘之故而反代餉減七厘之名前詳俱在該府忘
之豈該道亦忘之乎一厘所值甚微但卽此以觀則知
上下之相蒙可見陋弊之彌綢該道竟不詳查據以觀
轉豈本都院亦受其牽掣乎仰布政司會同驛鹽道立
提該管正身經承嚴寃解訊繳

批鹽道詳鹽商並無各衙門陋規甘結由

查各衙門併該道陋規名目前檄開列甚明據該道與
三府商人結內止稱並無茶葉節壽等項而引規及本

迹規儀鹽船規例不行開出其爲與受可知至徽西商人雖結稱無僣送陋規不指出名目又無押字尤爲朦混如此草率且結明係通同欺佈商刺民以奉官官結商以害民殊堪痛恨仰飭各商遵照檄開親書押結赴轅當堂投遞以憑核奪繳三結發還

批衡陽縣詳覆十月以後因何不照長沙鹽價減價由

衡鹽二分二厘九毫之水脚前據該商所議原係浮多嗣據商人改爲一分一厘九毫而永寶亦大畧相同方

爲三府商民稱幸何以立誓出結之後反漸增加此必
有不肖官吏地方衿棍復圖陋規尅剝民膏者不狀道
府以下何無一人置問也其三府行鹽比長沙實應增
長若干仰驛鹽道嚴查確議詳奪毋得虐民奉商致干
察究繳

批武岡州詳閏三月鹽價由

前以該州具報鹽價每包一錢六分二厘多賣三厘故
爾行查今該縣反稱水脚比寶府每包按加六厘實賣
一錢六分五厘是不惟不減多賣之三厘而又增引外

之三厘豈以本都院之行查而反增價病民乎仰驛鹽道速提嚴訊報繳

批驛鹽道詳祁陽縣資運鹽水程由

千包十張固屬舊例而水程不填包數百弊皆從此生但蚕食陋規實繁有徒故因循沿襲而此空白以爲賣攷分肥之地耳據詳水販將空白水程不行按數投繳或以一張填給數百包及一千之外者州縣無憑查繳奏銷無憑造報此各州縣所以痛切速詳不得不亟爲釐剔者也該道既將水程遵例每張刊定一百包字樣

又稱嗣後除水販買鹽千百之外有零數者并小販買
不及百包者仍照舊各填水程一張其餘必按百包一
張填給州縣易於查繳 奏銷易於造報而粵私亦無
從混入仰卽通行飭遵其零數既各填水程一張卽將
一百二字照數硃改不得藉稱總填聽任經胥朦混釀
弊繳

批藩司鹽道會詳長沙鹽價照漢實價由

據詳長沙鹽價消長原以漢口鹽價爲低昂應以漢商
月報爲稽察長城之價既定其三府仍照原議飭遵誠

爲先當今漢商抗不月報而該道亦置不問則三許鹽
價何從核正明係四府三府通同作此互混之局共相
漁利嗟此窮民詎是當諸商之腹削哉嗣後月報不到
定提該道玩承究訊繳

批某縣詳商人運鹽從無水程繳官 奏銷由

據詳從無商人運鹽到縣歷無水程送官查繳 奏銷
止照分派額引登填不特今日爲然只得俯從民便等
語但上年已經鹽院新設循環簿發註銷鹽數目以定
考成是今日與向年不同該縣亦未知之否水程固不

敢捏報循環簿亦未可捏填商人既難從命該縣將來
註誤則又不得不從命似此痴人夢語真同瑞子入井
殊堪憐憫該道職司鹺務豈可置之膜外仰布政司會
同驛鹽道確查此等州縣將來作何填簿報銷速詳
鹽院示奪繳

批藩司驛鹽道詳陳學達告三府鹽價由

三府之鹽貴已極三府之民苦實甚官斯土者目擊心
傷欲出之湯火而不能誠有差見吾民者革規例減水
脚可謂備極苦心此外亦更無他策矣該商苟稍有天

良自宜據實開陳以憑酌核乃貪狡不悛忽幻不根之
語逞無憚之詞欺官罔利日無三尺蓋始終欲剝吾民
之膚吮吾民之髓而不肯使有喘息之存也據詳各項
加費名色難以懸核朕亦不無可核者商間借本二十
萬兩一年該息二萬四千兩每包扯七厘九毫夫三府
行鹽每年不過十萬引有奇借二兩而行一引之鹽有
是理乎况商人借銀於民何與而勒吾民每年出二萬
四千兩之息忍乎不忍乎幸猶曰借二十萬耳倘竟指
借一百萬則將以十二萬之息每包加至三分七厘零

乎此真恣意魚肉罪不容誅者矣倘今年曰二十萬來
年又曰若干萬則大膽橫加將安底止不致吾民之苦
貴食賤盡陷於罪戾而不止也朕商之爲此計亦非無
故矣蓋以規例水腳二萬餘兩無可掩藏不去則勢有
所不可去之則心有所不欲故逆料必減二萬四五千
之數而暗地先增二萬四千之數也此減彼增設一無
從究詰之項以肆其換日偷天之巧貪固甚矣狡更毒
焉惟是商所開加費衡府較長沙每包共多用銀四分
四厘六毫零永府較長沙每包共多用銀五分六厘五

毫零且卽於此內減規例銀七厘衡府減水腳二厘一
毫永府減水腳二厘似已加惠吾民矣但據商開四月
以前衡府原價一錢四分五厘永府原價一錢五分五
厘寶府原價一錢六分一厘照商所開三府比長沙每
包多用銀數算之則四月以前長沙之鹽且無論每包
止一錢幾厘也卽照商所開長沙現價一錢一分三厘
而論則四月以前衡府較長沙每包止多用銀三分二
厘永府每包止多用銀四分二厘寶府每包止多用銀
四分八厘耳今以三分二厘者開至四分四厘六毫零

四分二厘者開至五分二厘五毫零四分八厘者開至五分六厘五毫零雖曰衡禾每包今減去九厘而先每包加一分二厘與一分不等寶府每包今減去七厘而先每包加八厘五毫先加後減暗加明減非徒不減而且反增是本都院之唇乾頰禿反助商之漁利刺民矣仰布政司會同驛鹽道逐一權核詳議報奪繳

批鹽道詳攸縣湯音上彭咸有一案由

湯音上彭咸有具呈妄竄誠宜革逐但革一湯音上等又換一湯音上等徒多派費適以病民卽領帖一項又

不知糜費無名錢若干而此詳一出不知棍徒若干預
爲打點報克矣仰嚴飭湯音上彭咸有小心辦役如敢
作奸舞弊漁利害衆立即詳拿杖斃不貸繳

批鹽道詳攸縣顏泰先等一案由

官役視鹽爲利藪因而上下通同巧立名色濫派陋規
不獨攸縣爲狀亦不獨一縣官衙門爲狀已故者固不
必濫求現在者當亟圖革而李某等狡口不承止認些
微以爲掣掣而該道亦借此爲完結上件之法但存追
贓之虛名更作縱奸之實政卽如湯音上雖供領帖沒

有費用今日承辦不妨姑飾美談將來告發又不知婪
贓幾許李某等各責四十板枷號一個月贓不必追劉
某仍革役湯音上彭咸有照另詳批示行繳

批藩司鹽道會詳長沙撤關月餘鹽價日增由

近據長善兩縣文報鹽價每包更不止一錢六分矣查
鹽之停撤已久鹽價之騰貴益甚商病豈猶未免民怨
則又誰歸四府商人竟不肯爲前督部院一雪斯言有
人心者應不至此該司道既請飭查是否故意高昂仰
速查明覆奪繳

批藩司鹽道詳辰關徵鹽木商稅派引由

據詳該府稱無徵商稅銀九十八兩零年年賠墊查今日辰郡並非刑錢商賈並非稀少何得以賠墊爲辭又稱沅陵瀘溪辰溪三縣陸路駁運者例不上稅每包止稅一厘六毫驢每頭不過馱十五六包已耳以水程言之納稅不及三分以腳價言之每日所費錢許舍少而就多諒非人情則乘舟而就陸恐不多見而該府遂藉爲虧稅之由可乎又前所云瀘溪辰溪亦止就辰郡附近而言究之激浦沅州麻陽豈能越辰飛渡則三州縣

水路是否由辰該府何以置而不道至所稱過關止有六十二萬餘包尚有一百二萬餘包果否竟無着落仰司道再行確查通飭會齊繳

批藩司鹽道詳辰州府分派鹽引由

派銷之鹽倍於舊額而關徵之稅不增其毫厘豈舊額無不過之鹽包而派銷無一包鹽之到關乎若沅陵止銷鹽二萬七千四百八十二包則尚有一百四十二萬二千七百六十包歸於何處而與該府所云六十餘萬包亦大相懸絕該司道並不將增鹽不增稅緣由查明

確覆本都院業經行查殊難因循率結仰候會核 題
明繳

批鄧縣詳請 題謝蠲免錢糧由

已據通屬僉呈代疏 題謝矣但

皇仁下逮惟視臣子奉行今各屬員果能實力欽遵否
果能盡革私徵否該上司果能真禁免陋規否果能不
加增常禮否如其腎不畏死仍沿錮習則是上欺

聖明下辜民望皆本都院之罪也對此輿詞爲之通身
汗浹仰衡州府卽飭知該屬報繳

批藩司詳安化縣呈倉穀散置累民由

穀石散貯鄉村不惟看守派累且艱於盤查若以搬運
腳價爲慮則出借之後卽今赴城還倉不過兩年便可
易鄉爲城至於勸建倉廩良非易舉但城倉可貯若干
此外穀石有無閑空之所可以借貯卽一時不能設法
亦當漸次爲之若竟如詳停止則將來不肖官吏又得
借此以踵弊矣仰再確議詳奪繳

批衡山縣詳倉穀折銀就地買貯由

折銀從無此例貯鄉不便盤查無治人以行治法自弊

叢生今日將爲作俑矣毋更漲滋咎仍候

督部院批示繳

批藩司詳倉穀出糶秋成買足由

糶穀平價誠爲救時善策但利之所在卽弊之所集蓋
糶則所買之價未必盡入於上而所發之價未及於民
買則所報之價未必不失於浮而所發之價未必不派
於下治法必須治人不足以維法則利飽羣腹而怨
歸上司輾轉籌度欲保其行之必無諸弊誠不能爲今

日州縣信也仰照前批候 督院批示繳

自江寧書院
卷三
批武陵縣詳倉穀現貯免取職名由

附郭之縣倉廩一空若非知府徇庇安敢出此及經察
寔尙敢巧飾曉曉豈以上司盡如知府乎湖南知府利
州縣之逢迎州縣賴知府之障蔽幾於一手握定漏網
吞舟視兩司猶贅疣也何況巡撫之徒建空名者哉狀
本都院一有見聞必當立登白簡使知該府有時不能
障天庶幾稍知悚惕吏治其有瘳乎此案不叅知府就
因兩司據轉姑爲屈法卽按察司通行飭知繳

批藩司詳善化縣沈令發銀折穀由

借穀乃

朝廷惠典何物大膽沈令竟以三石之價勒作五石五斗之穀且敢於府城附近橫行無忌其視該管上司蓋蔑如也似此不肖之令而猶保題訓補無怪該令之蔑視上司也今知縣叅矣知府革矣藩司調矣臬司陞矣獨此弊曠之巡撫尙未罷斥對此案牘能無汗顏仰速飭署縣嚴查實收若干多收若干應給還併存耗若干逐一造冊詳報核奪此案飭令解轅兩檄甚明該司經承違玩不遵殊屬通同舞弊陳禹亮儘仰止各枷示倉

前完日解帳發落繳

批湘潭縣詳倉穀寬俟秋還更換借領由

若可年年換領何必年年出借仰布政司飭行併查明
欠數統俟奏報照例詳恭繳

批藩司詳岳州府倉穀未經親盤由

岳州府違例並不親身盤察混稱取結是卽徇庇屬員
誘咎上司之張本仰速嚴飭立赴盤查果係實貯卽照
例出結責核如有虧空速卽揭叅敢再玩延 定例具
在毋以上司爲可供其藉口也俟併勒催詳報繳

批藩司詳周羽奇借欠倉穀山

欠春借倉穀無補此周羽奇在州之供也周羽奇懼積穀無抵稟開四戶行追此茶陵州原詳之看也本都院之訊供卽不足憑乎本都院據供看親訊駁查而該司行府該府行州一任該州捏飾而該府轉司該司轉院竟置周羽奇在州之供與茶陵州原詳之看於不論豈該府承讞之時並未寓目抑轉詳之時故爲朦混乎既不能查察於前又反爲欺飾於後則巡撫衙門亦似爲虛設矣仰候催臬司查明失察犯贓詳到一併核奪繳

批藩司詳與寧縣全借倉穀照數追補由

該司詰問之語可謂如見肺肝矣仰司嚴查如逾限不完卽提經承解究繳

批藩司詳長沙府盤城倉穀詳揭互異由

疎忽該之經承該府所司何事定例朦混之處分未聞爲經承設也抑或簿書細事非該府所當留心耳至湘潭縣所盤城倉穀府縣互異之處畢竟以何者爲是仰速查明具報存案繳

批華容縣詳盤查平江縣倉穀由

借出六千三百餘石之穀有無多寡固不能徧國中而問之卽如糶穀九百石於七月十二日閩平江縣詳忽有此語甚爲駭異隨批華容縣一併嚴查朕平江尚未敢捏指詳明也今華容縣詳內一據經承張某供糶穀九百石係詳明本都院批允一據經承陳某供詳過本都院減價糶了九百石華容縣曾否驗明作何詳文係何批語乃看內竟將奉批減價糶過穀數欲以平江擅糶倉穀之罪捏坐本都院違

旨批糶之名何物大膽縣官敢目無功令欺藐上司

一至於此仰岳州府速提經承訊究繳

批藩司詳倉穀勒限全完由

倉穀原以備賑至今日而官役視為囊中物矣任意侵蝕倉廩空虛七府二州查盤不過沿索陋規以印結一紙塞責便爲了局及至交代而上司借此辭報壓勒署官新官逼令接受非以無爲有卽以銀代穀使有凶荒困無顆粒而

朝廷賑濟儲糧盡飽貪官污吏之腹殊可痛恨本都院稔悉此弊如寧鄉武陵之虧空零陵之徵剝湘鄉之捏

報各據實嚴叅而長沙知府竟以隱諱視職各府州已
有見聞立宜儆惕而目前發覺者更不少每披案牘輒
爲長嘆茲據詳請立限期務於歲內徵完且飭該府州
定限二月盤完以便三月中按時借給竊民一半併介
均勻借給多不過二三石且見實心籌畫加意興釐卽
如詳行其二月內盤過在庫銀兩應遵 新例除存貯
外其餘銀兩俱於三日內起解如有故違立即詳叅繳
批安化縣詳成公王控倉穀賠累由

成公王看守倉穀至十三年賠累不爲不久該縣乃稱

自台言詳 批詳 倉穀賠累 徵盤勒款 云 裏衣筆

不事誅求寓恩於法誠所爲舊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
矣常平倉有無倉書斗級何以又押楊又章認役仰布
政司確查報繳

批藩司詳桃源縣散鹽勒穀由

發鹽換穀多出於常德屬縣雖由縣官之不肖總由知
府之曲庇不狀縣官既藐視知府不候盤量擅行出借
而知府乃逢迎縣官以盤量三千四百石之穀捏出六
千九百之結使非平日多受賄私臨時貪納餽賄何至
甘心出此府縣通同侵蝕倉穀自應立登白簡但吏治

難問漏網已多寬彼繩此不免向隅姑暫緩以待後效
至上年民欠借穀卽是未完鹽穀該司速給示曉諭里
民如有仍追鹽穀一經告發立即拏拿繳

批藩司詳煮賑借支倉穀來年買補由

臨湘煮賑本都院已發銀買補其巴邑煮賑穀石俟來
歲價平本都院當設法爲饑民代償毋庸問之吳丞如
本都院蒙 恩罷斥只得以此累該司夾繳

批益陽縣詳里民挾借倉穀由

仰照例借半速出示曉諭如頑民妄呈多借不得准行

自治官書 卷三 批詳 煮賑 挾借穀 查照 批 宣 廣策堂

卽照上年春糶價值出糶一半以濟窮民敢有仍圖挾制立拿首犯解究所稱現有田糧真正乏食窮民則必有田糧而後爲真正窮民殊無此例併飭行繳

批岳同知詳煮粥賑饑由

據該同知文稱間日一發但煮粥無間日一發之理若不賑粥而賑米則與原稟太悖而胥役便於侵肥已經檄查仰一併飭查報繳

批都司詳岳州衛水災由

仰候據詳核 題仍速委永定衛備星往履勘依限詳

報併飭察恤災黎毋致失所至該都司既稱五月洪水
泛溢各垸淹沒又不報明水淹日期殊違定例且夏災
不過六月而該司具報之文直至二十八日始到欲使
一日之內不及繕題坐受違限處分耳即將贍玩經
承解訊緝

批藩司錄報督院批報災勘展催督勘具題由
據奉督部院批示允爲杜弊良法但湖南地方遼闊
被災州縣未必皆與道府附近俟批委之後差役催督
起程不無仍有違悞似未可與湖北一例定限甚迫或

當因地制宜至肩免遺漏均干處分是在該司道府嚴
為核察耳仰再明白具詳 督部院批示繳

批寧鄉縣詳請出借倉穀由

查前據該縣稟稱寧邑倉穀有借無還所以從不出借
而曹令遂捏借領假報上等語今該縣又稱鄉呈借似
屬非真但既據詳請何容岐視仰確查實實窮民借給
妙蹈故轍致干叅處繳

批藩司詳李際庸勒改紅簿由

據該府稱李際庸聚眾往城勒改紅簿毆差碎票藐法

橫行至斯已極但災民錢糧果照定例恩蠲毫無弊
竇雖甚無良亦何至妄有希冀自蹈法網乃以四十三
年蠲災之項至四十四年冬尙爾紛紛聚訟一任糊塗
則官役之情弊可知卽如據呈批發已經半載方據審
解而蠲免之冊安在扣抵之數無憑則承審之朦混可
知雖據該府稱將免冊與實徵查對逐行改正但又據
該府稱造冊未清之劉大任等屢行提訊至今未到以
太守不能提縣役尙云將冊改正則該府之欺玩可知
且該司道應令該府提到劉大任等查核出結賫司另

覆方成信案此語誠爲不易但屈指封印不過四十日
稍任展延轉瞬逾歲若以四十五年之蠲案遲至四十
五年恐該司亦不便任咎也仰速飭該府縣立竇蠲免
扣抵清冊前赴本都院當堂查核併提經承解訊如此
月內抗違不結卽徑行題參亦不再取職名至此案
衿蠲並不究明情罪議擬殊屬徇縱仍照依律例招擬
核奪繳

批常德府詳武陵縣混將被災蠲免按戶扣減由
蠲荒原照被災分數若糧戶盡萌妄想則通縣皆荒矣

該縣不諳成例不明事理貿貿混詳則其於諸事漫無主裁可知仰布政司嚴飭併速給示遵照繳

批藩司詳展谿縣被災動賑由

既係黔陽水腳倍於瀘溪何以不甯運瀘溪而必運黔陽又瀘溪雖稱逆流艱運該司前詳亦止減去五百石改撥沅州五百石何以忽又添撥沅州五百石通免瀘溪一千石明係瀘溪倉穀虧空故該府作此多方躲閃之法該府卽以院批爲不足遵亦不宜以司詳爲可擅改該司固不照依院批亦不應矛盾前詳其沅州添撥

五百石不准混搬仰飭辰州府補還沅州仍於瀘溪內開銷如仍故違卽另委員盤量瀘溪倉穀以虧空嚴叅至不敷穀三百八十五石零姑如詳併撥沅州湊賑繳

批藩司詳杜士兆妄報旱災由

定例夏災不出六月以六月之前俱可佈種也長善兩縣自四月十五以後連得甘霖漸觀大有而該都一二三五六九甲田墜未修犁耨未遍是誰之過况目前雨澤霽霽雖未插禾苗之田原可佈種蕎豆芝蔴雜糧何得任其惰農捏情妄竇地方官捏報災傷處分甚嚴豈

此法獨不加於奸民乎仰司行府嚴加申飭如再藉端
希圖挾制縣官卽按名立拿重究繳

批藩司詳衡陽縣賑濟一月少筭一日山

冊由該司造轉錯在司承固矣若以賬官印結俱諉經
承包寫則印結竟屬具文恐非該司可代爲受過也湖
南官吏置功令於弁髦玩政務爲兒戲本都院觀此
情形惴惴有不終日之勢祇以事關會題不得不勉
爲詳慎換到冊結俟府縣經承訊明核題一併改正
存案倘敢逾延咎有所歸毋任玩視繳

批荊州府詳王侃並無財產在荊由

承審卽爲承追此 定例也此案初審原在湖北而該府與武昌實爲此案承審之官嗣奉

旨着本都院再行確審本都院遵

旨卽親行覆審具 題並無承審衙門今准 部文將

王侃多徵銀兩務於限內全完交荊州府庫具 題則

該府雖未承審於湖南而先承審於湖北又 部文開

明徵完銀兩交荊州府庫舍該府承追而又將誰屬耶

若以此案仍屬湖南未結之事則湖南旣無司府承審

安能承追若以覆審卽應承追則撫院衙門恐無徑自行追之例仰府速遵前檄將王侃收管嚴追全完交該府庫詳報核題如仍推諉上抗欽件責有所歸毋得故違干咎繳

批藩司詳衡州府盤查桂陽縣倉穀由

虧空既經揭叅而再委員覆查則將來出結責之衡州恐無是例責之郴州恐無是理郴州已將紅簿流水及解案查閱卽另委員吊筭亦不過如是豈該縣有兩紅簿乎惟是該州赴盤而朱令在藍未及當面查詢又餉

糧收貯內衙倉穀用繩圖算不無揭報之失察此亦該司慎重詳察之意仰速飭郴州仍赴桂邑限同兌銀立即批解其額貯倉穀亦限同逐倉用斛盤明據實詳報如該州故意苛勒許該縣揭首即行嚴叅繳

批藩司詳岳州府造石門縣虧空冊違例由

據詳查核銀數與司中實徵冊迥別該司專職錢穀即應指明不符數目詳叅乃惟稱仍未確查明晰豈該司竟無數可稽耶該府因爲錯謬該司亦屬糊塗似此朦混藉延經承不無情弊仰查明速報核叅繳

批寶慶府詳蔡令虧空倉穀由

據詳七月赴縣親盤該府既知蔡令虧穀八千石何無隻字具報豈此等事件巡撫不當與聞乎又稱穀價一千五百兩隨詳解府驗明收貯是該府自認爲收銀之官豈容更談買穀之責又稱將欲坐以虧空伊實解有穀價不思

朝廷定例止云積穀並未積金若以穀價便可作穀不知奉何條例又稱該同知接理並不聲明查該同知所接者該府所交之銀該府儼然五馬若非今日發賑該

同知到底不肯聲明今以該府所交之銀問之該府非
若蔡令之破甑不可問也何得以該同知前不聲明便
思脫卸本都院念饑民待哺甚急故檄令該府赴衡協
同署府購買還倉姑免叅處乃該府驕蹇不遵竟以一
詳塞責本都院目擊焚焚何敢以

聖主賑荒美政盡廢於大膽府縣之手仰布政司專差
飛調該府遵照星速赴衡買穀完項如再抗違卽於蔡
令虧空案內一併敘明詳叅毋得瞻徇併干未便繳

批藩司詳寧鄉縣曹令虧空倉穀折銀由

據該府詳稱曹令因上年秋成歉收竊民照時價折銀
貯庫無論借穀決不收銀况以每兩六石而謂照上年
時價此曹令可以欺該府而該府未可以轉欺上司也
倘以愛民不忍多折則曹令在任私派纍纍現多告發
而敢作此大膽瞞天之語豈藐視上司盡可玩弄乎至
枿楊朽爛之說更屬荒唐本都院去冬征苗聞長沙並
無冬雪今忽稱冬雪頻仍是何異白日鬼話明明是信
口胡言覽牘至此不禁拍案髮豎總之此案不在多言
只以有穀爲主既有前銀則曹辰容自應買補還倉何

自漢書卷三
須署令勒押且署令乃收穀之官非買穀之官何得以
前任應買之穀而責成於署令若欲署任代僵恐非情
法之平惟該司所稱飭行上緊嚴催如有顆粒不足照
例揭報誠爲直截了當仰卽嚴飭遵照繳

批湘潭縣縣丞章讚詳騙俸不遂由

教官半俸半薪卽不扣空缺亦止其該銀二十二兩零
耳若果具二十三兩六錢零之領狀而署縣竟爲接受
是不免通同侵盜矣况倪教官止領銀一十四兩六錢
二分該縣承同縣丞當面交付其應除學租糧餉缺俸

等項自必扣美明白何得於教官赴任數月之後突開
多支銀三兩八錢八分零使該教官驚懼莫措惡遞越
詳是何情弊仰益陽縣卽責令署任內該管經承查明
詳覆毋縱奸胥舞玩苦累寒毡致干未便繳

批藩司詳解寶慶府換文經承由

該府稱府俸額坐該縣是以由府換文轉解而該司據
以轉詳則巡撫俸銀額坐湘潭亦應由巡撫換文轉解
該司矣上下支飾又奚怪經承之藐玩哉羅俊冕姑薄
責發回繳

批零陵縣詳覆舖司控扣尅工食由

舖兵工食自應按季給發以恤勤勞若將民欠抵兌是
嗷嗷窮役反代邑令催科且使頑戶漁利則長奸效尤
抗賦殊屬弊政仰布政司嚴飭速給取領報查如有蠹
胥扣尅一經告發立提杖斃詳內不敘年月日併飭行
繳

批驛鹽道詳攸縣病故張令未完耗銀由

此項既撥該道催解何以分厘未完該道亦置不問直
至今日乃以無可問之人混詳請示本都院有何示法

惟須該道示之耳仰布政司移查合核覆奪繳

批藩司詳周啟朝控欺隱荒糧由

彭顯奇開報隱糧俱出親筆而竟以通勒兩字直行抹煞不知該縣意見何等也且該縣凡事率潤獨此詳極力割豁全無一語糊塗明係聽蠹指撥又此等奸胥豈可仍復姑容該縣敢以催徵免解玩庇已極仰飭府卽將彭顯奇革役取保速檄永興縣前往嚴行究擬由司核詳察奪繳

批藩司詳衡陽縣墾弁羅躍等缺墾田請寬細察

由

據詳既從清查欺隱起見仰卽飭遵前詳按照今次冊開有主荒田實數分晰註明造報不得沿鄉挨戶逐查致滋經胥里棍擾累無已併飭止造冊一本核轉卽本都院衙門亦止據該司核冊發回存案不許重疊造費藉端婪派蓋紙張所費尤爲有限而羣蠹叢奸或指繁多以圖包攬或稱打點以免駁換百端科斂殊堪痛恨如該縣之均區冊其明驗也該司務嚴加禁絕毋使法立弊生仰移行道府遵照繳

批辰沅靖道詳保靖司彭澤虹占冲角營田畝由
土司擅買民田而地方官公帑給照此前朝官吏婪賄
壞法之過也卽云買賣有價據稱去催輸銀八百兩其
糧俱推原賣之人辦納是有田無糧奉何定例前朝之
弊輒無論矣今

聖朝臨御萬國輸將而彭澤虹獨敢執前朝之故紙抗
天朝之正賦累賠窮戶致滋逋欠拏諸王土王臣之誼
殊屬悖違仰道確查楊鍾裔等賠賦田若干共賠糧銀
若干飭取該土官完糧遵依先行覈報其贖田歸業另

酌議詳奪如彭澤虹等仍然抗違該道卽會同布政司
確看通詳會疏題叅毋得徇縱辰州府屢催不覆併
嚴飭行繳

批祁陽縣詳田地編區由

據詳各持獨是豈以因地制宜難於合轍耶如必以地
從人而後絕里長之根株則但以人從地而何不可去
里長之名目據該縣詳稱幾經籌畫而後欲行是該縣
以此爲獨得之良法而不知實已行之弊藪該縣又云
此法實祖江浙夫江浙推收之弊大矣江右人不知詎

江南人亦不知而該縣以此爲良法使此法果良則江南之栽賠飛洒何爲見告不絕也第執栽賠飛洒之字以繩該縣於今日則該縣必不謂狀而該縣能保後此於永無冊書里書乎能保後此之過割錢糧戶書永不能爲主乎行之今日而無弊則該縣有以致之行之異日而不能無弊則該縣之法有以致之且此法五年一行弊已百出而又聽其年年過戶歲歲收除其弊更何底止查該縣初詳云毋論各鄉各甲併歸一處而續詳則云本都者不妨歸併一戶別都者另立一戶完納而

此詳又云在別都者不便歸併令其於某都立戶完納則該縣推收總在本都之內亦已見及推收之流弊而江浙之法未盡善矣今該縣惟善囑爾後之人毋或用冊書里書毋或使戶書爲主毋或十六都彼此推收莫可究詰毋或不幸而使趙巡撫之言而中也則此日該縣推收之法猶非江浙推收之法須與衡山並行不悖可也仰卽移知衡山縣查照繳

批藩司詳衡山縣紳衿譚尙箴等請廢甲編區由編區果未盡善何以士民不言於李令在任之先今李

令調去未幾而刁民忽思更張射利屢赴轅具呈曾經
痛責吳令阻其術中巧借紳衿之呈突於加看攬入此
語試閱原呈有此等語否吳璉之才未必賢於李長祚
觀其承審劉乾生所控命案糊塗錯謬已見一斑而欲
綜核通縣之版籍以度越前人不過受奸胥里棍之指
麾飽饑餓餓虎口腹耳仰嚴飭禁止不許擅行改竄如
違立拏經承杖斃餘如詳照式造送繳

批衡陽縣詳廢甲編區由

查衡山縣廢甲編區之法照依康熙三十九年丈畝區

數編作四百三十七區一區之內有田若干按田問人其田地塘糧悉照丈冊上中下山鄉各則按畝徵其稅令一田不滿一糧不飛就地編區而非就近成區也

該縣似仿其名而未稽其實如編區止論糧石而不問地畝其不同者一矣又將有餘之糧歸於二區不足之糧將二甲補足並非照依丈冊其不同者二矣且該縣全書止有四十五里又三十五年新立寧輪一坊其東西兩箱雍和一坊何年設立奉何明文該縣編區之法未行而坊箱之計甚切必有坊箱之人肆其把持耳欲

廢甲而不廢東西箱雍和坊其不同者三矣如此而曰
廢甲編區不過一均田均甲實非衡山立法之意也且
東西箱雍和坊糧數倍於他鄉卽此已不可謂均田矣
仰再確詢衡山規制另行妥議併查明東西箱雍和坊
毋庸廢均緣由一併詳奪繳

批衡陽縣詳覆廢甲編區由

據詳以南鄉北界第十一區改爲第一區次第順編似
矣但旣從東鄉編起而先以東鄉一百一十八石之糧
入於北鄉有是理乎其說甚巧其策亦甚好不意該縣

竟墮其欺而不覺也該縣既惟鄒惟先爲政毋庸混詳
繳

批衡陽縣詳局書飛洒由

據詳三十九年丈量比照萬曆年間經界就圖捲丈因
人戶田畝之坐落就圖立甲等語查經界止有各圖之
分並無各甲之別故人戶田畝可謂之坐落某圖而不
可謂之某甲觀該縣前詳所稱因其田畝坐落伊圖卽
丈入八甲二甲圖內可見因坐落伊圖而丈入八甲二
甲非坐落八甲二甲而丈入八甲二甲也田畝既坐落

圖內則但不可越於圖之外而自應均於圖之中合懷
節一都共熟糧一千五百零而各甲多者至二百二十
餘石少者止八十餘石糧既不均必有偏枯之累未可
以今日輕徭革派而遂概將來也仰嚴押局書將懷節
一都各甲糧石限三日內均齊造報姑就一都言之且
不暇及各都各都但均甲而未均圖仍恐有妨於就圖
立甲之例耳非此法不可行之通縣也該縣仍嚴飭局
書毋得割截分散又滋擾累大千未便繳

批衡陽縣詳許受卿均糧跳越派費由

就地編區而又必挨都均糧則糧額有贏縮之不同均攤不能無去畱之多故况如詳內所稱應除此區而去除彼區尤爲舞弊毋論雷君顯之具呈而前此紛紛額控本都院稔知未協久思更正若徒取糧額均平則此區之內移入彼區殊非就地編區之初意仰查照丈冊田在某區則糧亦在本區不拘多寡毋許稍有那混致滋飛洒隱漏其某都應輸若干區亦照衡山縣以地之坐落地名方境而爲編設不必每都限設十區本年錢糧卽照此徵收毋以巡撫指日罷斥遲回觀望畱此一

件之案使杜令嵩令九原文到速具遵依詳覆繳

批長沙府詳長沙縣四十六年實徵冊由

查四十四年丈田實徵冊有糧石亦有畝數三十一年
弓口實徵冊雖有糧石而無畝數訊據四十六年經承
葉澤榮等供四十六年並無實徵冊惟照三十一年丈
冊派輸則十五年間之業戶更改田畝多寡該縣總置
不問一任經承朦蔽其爲糊混可知該縣之意惟以河
西多糧六百八十六石五斗零收回河東遂可率結此
案無論此糧河東河西作何增減該縣茫狀不知卽增

減果有着落而三十一年之實徵冊既有地畝顯有隱
漏王令丈出田多而擅減糧額章令照額徵糧而隱匿
田數均屬不合况府司前詳王令稱侯以介出首侯又
升隱糧百有餘石羅福鯤供前任向縣主替小的們畝
有餘糧一百多石沒有徵過王令又稱該都奸豪捐穀
三千石買存不究彰彰在人耳目羅福鯤又供向縣主
教都內富戶捐出穀子買存一百多石餘銀沒有報過
的經承馬元翼供河西都查出沒有入冊的塘地糧五
十餘石又有新康都自首新墾糧二十多石此皆三十

一年實徵之隱漏備載前詳歷歷可據該縣府司所請
銷案者向知縣買糧減田於前王知縣丈田減糧於後
今日章知縣又照三十一年賣糧無田數之冊徵輸混
請銷案而府司亦扶同率轉則是縣府司院通同欺隱
不知田庫荒缺一案詳者何心 題者何意縣府司不
妨市恩老巡撫不惜任怨飭長沙署介速查向知
縣賣糧根由盡數清報姑免案處如再有絲毫容隱卽
據前請銷案之詳指實 題參限一月內報奪繳

批長沙府詳湘潭縣荒缺案內並無加荒由

該縣新任糊塗無足怪也該府亦可諉不知乎仰飭行
繳

批藩司詳覆保靖司彭澤虹買冲角管田由

彭澤虹既稱不願得田又稱何用招賦豈

聖朝容有無糧之地而土官可抗有地之糧野性徒迷
愚頑堪憫如詳連移辰沅靖道嚴行確查該土司如果
不願得田卽繳出原契聽給楊鍾裔管業完糧如仍冀
量斷價值卽勒賣完糧遵依聽暫佃耕輸賦俟斷價清
給將田糧併交原主務使窮民得免賠累而

國賊不致虛懸徵

批衡陽縣詳朱顯廷夾帶跳柙由

東西南北之語黃口孺子無不知之卽劉惟仲亦供稱
原想自東鄉編起至南南至西西至北其說甚明則從
南鄉挨次東鄉而及北鄉者是何緣故是誰主見該縣
聽人把持茫無裁斷受人簸弄終爲庇護何以服衆何
以存案仰查明南東北西之編着落劉惟仲報出圖者
姓名取供詳奪繳

批衡陽縣詳王天一等飛洒糧石由

據詳糧產收除過割向例總歸大造之年則隨買隨收者卽爲違例矣查年年開過歲歲收除飛洒覘寄欺隱脫漏俱從此起雖據稱近來各省皆有此例亦係不曉事州縣官縱任奸胥舞弊之故耳如該縣各都俱有糧一千五六百石不等而永伏上四都止存五百四十石又被王天一等收去一百六十石則一都止存三百八十石不及他都十分之三何不盡廢此都而必留此虛名若云照田納糧並無遺累則私幫舖司二十四兩無有糧石多寡之別卽此弊亦自上年下半年纔能禁革

方今虎視耽耽將來不作昔年故習乎據王天一等供
但有收除每石加升加合則收除之弊已屬瞭然又供
各都都沒有收除得成則王天一等之擅收除已經自
認不諱該縣職司民牧不從通縣糧差起見而惟陋弊
是沿變舊章而虐編氓爲民父母當如是乎劉爾臣擅
寫除付誠屬不合况又得銀八兩婪賍可恨仰布政司
卽行縣確訊追擬併通傍所屬州縣凡有買賣只惟更
名非遇大造不得違例收除各取遵依報其王天一等
私收糧一百六十石仍歸上四都以還五百四十石之

額仍俟大造收除查賦役不均關係民生大害似非沒
要緊之事雖田糧專責有司而有司不問民瘼上司豈
同韓贖該縣以爲沒緊要本都院何敢以爲要緊准此
沒要緊之詞本都院已自記過一次劉昇之不親通詞
劉倅公頂名代投各責二十板示儆王天一所置田糧
四十石有無假捏併行該縣押賣買契赴轅訊奪繳

批藩司詳長沙縣王通權掌攤糧由

料則原有一定該縣應爲減除通邑不無竊縮昔日市
愿之處卽爲今日許發之端批內切中情節卽速飭遵

照毋得仍前叢弊繳

批湘鄉縣彭上壽隱聚山

律開大功加減二等是減所控之罪非於加三等上又減二等也彭上位應減滿杖二等杖八十責三十板彭公衍隱田六畝九分係彭上位出賣欺隱在先是係無糧無價之田仰追彭公衍歷年應完銀米入官其田照數退還彭上位耕管陞科繳

批藩司詳鄰縣田畝秋收請勘丈由

該縣若無欺隱何故壓認新墾三千七百畝該縣既有

欺隱何故攤認三千七百畝及經告發始以勘丈二字
飾其加荒派累之罪姑爲延緩脫卸之局上下扶同多
方展轉用意非不巧而且謫但此派累三千七百畝不
經題明如何請豁請丈若不豁免則此三千七百畝
之包賠鄰邑固受苦無窮而巡撫亦將永墮地獄日後
可有發覺難逃

聖明之斧鉞本都院非不思息事寧人但欲爲此案下
受萬民之咒詛上觸

至尊之雷霆非全無心胸決不出此今竊作善等之控

呈現在並非無據毋庸查職名藉延徇縱繳

批藩司詳益陽縣荒蕪田地塘由

據詳底冊未經收除清楚致與荒冊不符則該縣所稱
照依底冊何足爲憑該前司聽任經承混取荒冊亦有
何益不過爲蠹承作生涯耳以如此駁查登答該司尙
云無從稽考則該前司之取荒冊不知當作何稽考姑
以原冊經承已經革退免其深究荒冊總屬無益仰發
回該縣如有告發弊端立提經承盡法重究繳

批寧鄉縣詳謝世測加荒派費由

該縣以通邑首報之大事委之冊總袁幼蓬一人而袁幼蓬遂一力主持權操出入究其爲該縣畫策不過曰上則荒田缺額必問上則田人要中下荒田缺額必問中下田人要而已果若所言何患荒之不足額又何患田之不報墾而寧民百萬家子孫性命不盡斷送於袁幼蓬一蠹之手乎該縣雖稱不敢輕信所報之冊草率詳資而其勢必至於此今應作何救弊使寧民不受無田之貽累便使巡撫布政司免墮地獄之沉淪仰長沙府速查議報奪繳

批藩司詳喻體元一案由

加荒爲厲可危可畏已再通行禁飭經承既稱革役姑免究餘俟審詳核奪繳

批藩司詳黔陽民欺隱學田由

夏旣請俟秋獲秋又請俟春和春則又將以恐妨東作爲詞展轉支飾經年不結任意推卸殊屬藐玩據詳新令已經到任此則更無可諉者仰卽飭遵繳

批藩司詳太陽屯田請豁減由

據詳靖州衛歸併三十六屯除太陽一屯外其餘三十

五屯屯地俱照屯田一則每畝科銀五分六厘零並無
以多折少之處則未便爲太陽一屯請帑請減使三十
五屯萃觀觀而曉曉也況以五畝二分六厘折作屯田
一畝僅徵銀五分六厘零則每畝止科銀一分有奇卽
較之五開衛屯地每畝納銀三分三厘亦屬多寡懸殊
是又未便額外市恩如該司前詳必照前隱地而後快
也又太陽屯較民地每畝止多徵銀一分三厘詳內訛
一分爲二分并查明改正飭行繳

批祁陽縣詳廢甲編區由

據詳從新編區如某人住此處某人亦住此處卽編在一區又稱止論米之均平無闕田之坐落是照人編區而不照地矣卽江南推收之法也查江南推收固便於輸將完納而彼此出入奸弊叢滋不可究詰雖無里長名目而飛洒隱漏在在有之何可言弊絕風清也該縣所詳縷縷具見救時善策但欲除里長之弊而不能保無飛洒隱漏之弊卽今日行之未必遽有而異日沿之豈能必無非該縣之法有弊而推收之法必至於此也又據稱各區完納不惟煩雜難稽則米仍朕版定未免

又聞覬覦或者因時制宜不妨殊轍該縣目擊情形諒亦對病投藥狀衡山縣亦現行之矣該縣以地從人衡山以人從地二者孰爲無弊可久應否盡一無岐抑或並行不悖仰卽備移衡山縣確議熟籌務期斟酌盡善永遠裨益毋拘坊狗會詳核奪果否施行豈徒試之一邑哉此繳

批祁陽縣詳覆廢甲編區由

湖南大害莫甚於私派而私派之弊總由里長包攬拴同不肖官役狼狽爲奸貪婪無忌若非里長利其分肥

官役安能私派今私徵雖遵奉

諭旨嚴行禁革而里長未盡剔除此輩終爲民蠹正在
通查究處據詳廢甲編區各自歸戶以杜包攬之弊以
清私派之源洵爲實心實政但詳稱照依住址就地編
區又稱併田立戶將一人所收各鄉甲併歸一處夫併
田立戶固免完納零星之苦而彼此那動亦間蒙強影
射之門可否止照住址就地編區除田在本區者准併立
一戶其在各處者不得歸併致混雜無稽以滋弊端此
法甚不便於影射必有藉詞阻撓者不行則諸弊不絕

該縣果有志興釐仰再確議詳奪繳

批道州詳議優免雜差由

有私派狀後有優免私派不便加於舉貢諸生故以優免餌之舉貢諸生利其優免不派故私派橫行而莫之禁是陽爲優免之名陰作私派之地且此例頒自何衙門起自何年月仰布政司查報繳

批藩司詳資各屬墨刻由

不過一刻碑小事而各州縣中訛錯者全不寓目紛更者擅改舊章請張者任意支離怠玩者經年沉擱則其

他之開允詐僞卽此可見如東安新川永明別字連書
竟使院司同於不辨亥豕衡山臨武麻陽以速速須牌
等字作結不知是何體式澈浦絕不另刊止刷武陵碑
文一紙改澈浦二字便來排塞有此理否至慈利不遵
原行妄刊縣詳欺人耳目殊堪詫異而寧鄉混開不許
復稱優免丁糧藍山改易全書由單私造丁糧科則祁
陽照依前令牒詳列入碑內均屬違例除藍山祁陽已
經撤查俟詳到核奪外仰將發去碑模九紙速飭東安
等縣照依改正寧鄉將丁糧改爲糧石澈浦另行補刊
自治官書

卷三

批詳

安鄉優免

人

懷策堂

慈利原碑送驗其未到之州縣速催呈資毋得任延緩

批藩司詳安鄉縣優免由

據該司前詳稱該縣人丁隨糧攤派起自何年已經駁查該縣竟置不覆是何緣故紳衿不許濫免差徭其丁糧全裁半裁克餉已不准優免而本身一丁原係應免之項何必紛更成法方爲不濫免乎卽去此應免丁糧名目而差徭仍朕濫免究何益於窮民况直陳東省一案定例森嚴何得優免藉口致干罪戾該縣違例混詳不合仰嚴飭行繆

批藩司詳進 表箋銀應酌盡一由

查該司前詳除額載表夫外不敷銀兩舊例九府州各捐幫十八兩共銀一百六十二兩但該司彙進 表箋之費每年以一百四十四通核筭原有府屬茶桂道武澄沅六州自進 表箋在內而長衡永寶岳辰六府各幫捐十八兩內又有六屬幫捐銀兩則此項一百六十二兩應否令七府二州併茶桂等六州均幫協辦又各府州隨表銀兩多寡懸殊不知何以定派且永屬之道州有捐何以永州獨聽其停解殊屬不均今應否以不

敷八十七兩二錢之數將九府州併茶桂等六州另議
均捐以免偏枯再茶陵解給府表生銀前已批令照省
分表生例止給二兩而桂道武澧沅五州有無此項亦
各查明盡一酌飭至府州自辦表箋歲給表生工費
若照前詳該司表生每年止十五兩是三十二兩之議
尙寬浮多但長府隨表銀兩卽在表生工費內其各府
州是否如是應通行查明彙核酌奪未便許其意爲增
減立法期於允當庶可杜絕更張抑再確查均集定議
詳奪毋憚煩瑣併嚴催玩延之宜章縣速覆繳

批藩司詳長屬捐幫知府表箋銀兩由

如詳飭禁仍行該州縣知照其茶陵州亦照省表生例
給銀二兩足矣毋許多索再查臬司衙門亦宜酌定應
給表生之費均攤各州縣不得因循濫派併移查確覆
報奪至各府各直隸州濫派捐幫每縣幫八九兩十五
六兩十八兩二十二三兩不等甚有一縣派至二十五
兩三十六兩者殊堪駭恨此時私派既革如來又減若
非痛除無名之科斂何以禁止為夏之貪污該司在任
方新畱心釐剔通行各府州縣嚴查一體飭報繳

批藩司詳王天祐等濫派由

一表箋之費而層層濫派種種朋侵民生安得不困吏治安得不淆仰提表生黃文郁等與府司承嚴加質審務究弊端追贓律擬詳報毋得寬縱繳

批藩司詳各官俸工耗羨不敷捐四十五年俸食

填還山

據詳各官俸工補項誠爲允協其五分耗羨一捐而丹恐不免藉端取償以致累民可否照冊內扣至四十六年以期完帑繳

批長沙縣詳鋪設墊用請飭清解由

本都院自四十二年到衙門以及本年閏七月復進衙門如果二該縣備辦執事鋪設器用修理衙署致動帑項該縣自應詳院巡撫自應設法補還若以司道府之項而詳撫院則無此體卽以前醫院之項而詳本院亦無此情該縣虧空責有攸在該縣墊賠咎有所歸於巡撫無與也其院非所宜聞也仰併移善令知照繳冊存批桂陽州詳請大湊山白鉛淘洗由

礦砂之利非獨愚民耽耽不舍卽前官之衣食於此者

已非一日矣該縣署事未久便毅朕請循故轍何其前
後同揆也據詳俯順輿情准照舊淘洗不致藉端偷挖
但若非偷挖則淘洗之砂何來此語未可以欺三尺而
謂可欺稍有見聞者乎况本都院於爾民何仇儘可藉
此示恩惟是上年接准 部咨議覆江西商民具呈開
採南源山等處鉛錫緣由奉

旨開開礦事情甚無益於地方嗣後有請開採者俱着
不准行胡宜等免處分欽遵通行知照在案本都院已
經遵奉通飭該州到任在後必被經胥朦蔽未見此原

案也今日卽欲曲徇輿情豈敢上違

聖旨又前檄已明何庸另行頒示仰布政司查照嚴傷
行繳

批藩司詳桂陽州民劉瓚希私開大湊山由

此案批府已經五閱月矣尙以糊塗口供潦草塞責國
知該府意在捱延了局不欲結案亦不敢結案也仰飭
該府卽着州同章錫璋嚴押各犯解轅究訊毋煩知府
勞神案牘繳

批藩臬二司詳岑國瑞私開禁礦由

岑國瑞糾夥招夫鄧玉美發本在山王二友王黑曹公
率出銀奔走及知情借銀証據確鑿供認分明與在山
捉獲無異且聚夫至四十餘名已逾三十人之數岑國
瑞應照爲首律發邊衛克軍鄧玉美等照爲從枷號三
個月仍各折責四十板曹公宰等俱按不應分別杖管
砂夫免罪入官銀兩發巴隍二縣買穀補倉備賑該州
既經察報毋庸記過繳

批藩司詳宋純漢懸坐六里苗民秋糧由

據詳六里役業與續撫龍蛟洞等寨詳 題候 督部

院發冊另造資報其鎮溪所六里先據該同知查明一百一十三寨共一千一百二十九戶計一千八百四十六丁每丁願納雜糧二升共納雜糧三十六石九斗二升不知辰州府何以聽宋純漢之混報忽將該所失額逃糧二十八石懸坐六里改雜糧爲秋糧查六里願納雜糧麻龍德於四十二年剿撫紅苗有捨歿投充之控自願上納雜糧甚爲可據其赴辰州府報納秋糧係何年月况雜糧每丁二升按丁可計若以二十八石之秋糧分派於一千一百二十九戶則必查其戶若干田應

科若干糧徵銀若干銀多者不過三四升少者卽有零星升合新附苗民豈容如此煩擾而土弁指一派十恐又不減於五寨司矣宋純漢既有實徵秋糧冊送府轉道有無花名細數何不資核又該道稱六里地方非同漢地似可免其查丈則宋純漢科派秋糧其爲借端垂涎情弊甚明六里旣歸廳轄應聽該同知確議詳奪又補毫等七寨旣係鎮苗前因禾順司招撫冊誤造紅苗案內似不妨據實詳題改正該司速會同辰沅靖道查明妥議通詳以成信案以安邊民仍候督部院批示繳

批長沙府詳魯武控范璞謀占田

據詳魯范所爭四畝之田在魯渭侯得價出賣之內而范輝生出價得受此田則四畝田之是唐非范明矣既非范田何得妄告魯佃盜開既係魯田何得強阻不許耕種且因此四畝而盡買一百二十餘畝之田纔息訟端其必欲得此而後快心一種豪強吞併情形已可概見矣雖曰田土糧石縣官之責朕以此酒色縣官不足論也仰該府再行提訊定斷詳奪繳

批湘陰縣詳鄒彭二姓爭產由

據詳彭三恒供小的家族彭仲禧買鄒成吉田彭潔仁買鄒遂遠田屋彭良益彭仲禧又買鄒春畧田都與小的無涉等語查鄒成吉等俱係春畧之姪其彭潔仁卽彭三恒之父而鄒遂遠一契又賣與彭潔仁父子乃三恒欲推卸乾淨竟以父爲家族可乎且潔仁之子卽三恒也竟以爲無涉可乎如此欺官何以尙不察也况仲禧良益兩契與潔仁兩契粘連投稅使非彭三恒父子借名買產則仲禧良益之契豈肯與他人粘合而絕不留爲自己憑據其爲三恒之一呂鯨吞無疑矣至鄒天

後所買荒田十五石據鄒春畧鄒天俊各執有林茂卿退契但查天俊所執係順治四年所退又據鄒天俊供林茂卿於康熙三十七年身故時有六十歲立有供字在案林茂卿既於三十七年纔六十歲則順治四年方九歲耳以九歲之孩童而立退契有是理乎且驗看契字並非九歲孩童筆跡而遂以此爲鄒天俊應買之田可乎既於順治四年退契何以歷經丈量至今尚在林一盛戶下如此欺官何以亦竟不察也此十五石荒田賣與彭伯方似與彭三恒無涉但據何君玉等供與彭三

恒說他家莫要這宗荒田彭家不依而劉次正亦供三
恒不依若非三恒所買則何以君玉等向三恒和解而
三恒亦挺身不從乎此甚易曉何以亦竟不察也若三
恒舞弊婪贓勒索單頭據楊姬若指証鑿鑿百喙何辭
但據三恒供四十一年不曾管十八都而楊惟若亦供
俱是四十二年單頭使春畧於四十一年被彭三恒勒
單頭銀何不將四十一年之單頭作証則春畧四十二
年被勒別有其人而三恒之勒索正在四十二年此不
容牽混何以亦竟不察也種種草率殊非定讞仰湘陰

縣查照指駁情節就近拘提應質人等詳加確訊定擬
招解報奪繳

批縣詳吳奇玉僧願慧爭田由

查此項僧田係楊學普贖回而吳奇玉等供田係李天
澤出售若李天澤不應賣與吳奇玉等亦非僧願慧所
得而問併不待僧願慧今日而始問也今以僧欲得久
經贖回之田而責吳奇玉等忽失久經買得之田空門
不空而竊戶益竊矣如碑記而不可動則聽贖果係何
心願慧有銀二十四兩另買以資香火可也毋許紛更

致令九家失業繳

批藩司詳易燦武控何偉公等占田割禾由

何偉公買田六石與易燦武盜買田三石兩不相妨而
易燦武先曾詭與陳瑾伯租二十石因瑾莽在逃租無
着落遂於陳先英所買田內插種二石至七月間易燦
武等共割過一石七斗種之禾所少不過田種三斗耳
乃突駕抄搶大題上控蓋謂非此不足守其三石之契
得其二十石之租也但查典租一契詭稱瑾伯而捏載
先英伯祿之名顯有因賭準折情弊該司以田應斷贖

斷歸原主燦武不容取租誠爲允協至賣田三石並不
通知其父兄且田雖買於五月而糧預完於三月該司
謂其設謀用計得此餉粟刁險進露雖誘賄未有確據
而謀瞞已屬情真可稱誅心確論此田應追入官惟是
璵莽在逃陳明德爲之墓總理孫卽以此田併貯庫銀
俱給還明德爲媳孫衣棺之資取領具報又查賣到何
偉公田契乃係陳先英出賣受分之田並非陳明德朦
混重複易燦武虛錢賣契併詐欺取財所犯雖在 赦
前控爭實在 赦後二罪相等從一科斷如詳折賣三

木板其所捨一石七斗種原係妄押姑以易玉武所裁
從寬免追既坐家長併免治罪何偉公雖剖契內之穀
但據府以威力制縛分別首從杖責依擬發落易燦武
所告抄捨是虛姑免重科反坐繳

批永州府詳劣衿強佔田

該縣捐資代贖誠爲高義朕陳氏子孫得之也易則乘
之也亦不甚惜豈一片石所能禁其不轉而之他乎陳
元亮既於四十二年內卽交田價銀二十二兩五錢封
寄在庫而唐時揆悉其強梁措不容贖奄忽六年坐擲

花利可恨已極仰照三分起利按年追貯縣庫報明核奪繳

批長沙縣詳彭宜輝告饒自昭占田由

據詳彭宜輝之父退田二十七石與饒季穎兄弟因差繁不支得價二十兩中明契証似矣但據彭宜輝供二柱之糧已在二十年當過二十七年輸當七柱之差僅止三石一斗卽饒季穎亦供湊了二十兩銀子又領了二十七年七柱大差糧三石九斗則輸差田已止於此該縣但斷爲因差斷田其時二十七年之差而退二十

二年當過差之田二十七石是何緣故並未究明況此
二十兩之價原中彭友航說是陸續交清則退田時並
無分厘田價謂非逼獻可遽信乎若以輪當三石一斗
之差而甘退差過二十七石之田雖當年賦重差繁未
必有以九石田當一石糧之理且據饒季穎又供二十
五六年間過了差的田每石不過三四兩今以二十兩
而得二十七石之田果否平價亦應究明彭友航既是
原中此審並不取供是何情弊仰再虛公確查定斷詳
奪繳

批常德府詳劉玳瑞告青帝申宜霸鋪田山

查惠烈祠祭田百畝坐落邑南軍山鋪爲段三爲坵五十有四載在邑志犁狀可考則祭田含軍田無可問矣而鋪司又以鋪田而爭之該署府以所丈畝數坵數不符遂指爲混冒但劉玳瑞所控鋪田七十二畝今止丈五十畝零亦與鋪田畝數不合何以遂確指爲鋪田也况此五十畝零內又有劉玳瑞首報田一十畝六分零此並不在青帝申所爭之數旣以首報而充鋪田則鋪田之可首報者或更有在又據青帝申供從前是張玉

並等耕種何以並不一畝仰龍陽縣秉公確查繳